

凱綏·珂勒惠支之畫



1943
-4

1897 至 1932 作品選

Kollwitz

香港人間畫會發行

謹以此書紀念
最初介紹珂勒惠支的
魯迅先生六九誕辰

凱綏·珂勒惠支之畫

1897至1935作品選



932.1943
132-4

人民藝術家凱綏·珂勒惠支

一八六七年七月八日，凱綏·珂勒惠支生於東普魯士的區力士伯(Koenigsberg)。她的外祖父魯伯(Julius Rupp)，本是教區的首席牧師，因與國家宗教當局者意見不合，決裂後，自創「自由宗教協會」。珂勒惠支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論及她外祖父的為人：『當我十七歲時，外祖父才去世，所以我還記得他很清楚。我與哥哥姊妹不同，我一向對他是敬而遠之的。雖然那樣，當時我和鄉村裡的年青人，多少都受外祖父的「宗教指導」的影響。這種宗教指導包括有：宗教歷史，聖經討論，星期集會等。那時我雖知道有一個所謂上帝的；但我始終不相信上帝，因為上帝太過渺茫而遙遠了。後來我離家庭，受到唯物主義的影響，我就反對所有所謂宗教那些東西。海因的我們在那塊石上建築教堂，這本書，給我對宗教一種真實的認識。外祖父的宗教理論不再存在我的心內。對於我，兩個時代給我是兩種不同的感覺；我與爸爸很接近，因為他幫助並介紹我認識社會主義。我知道社會主義是要使人類平等互愛地生活在一起的。外祖父就不同，他在生活方面不是要與人發生連系；而是要與上帝發生連系。』

她父親名斯密特(Karl Schmidt)，是學法律的。他雖考得律師資格，後來因思想上發生了矛盾，不做律師，改學石工，不久居然成了一個精巧的工匠。一八八四年，她父親繼承外祖父做了「自由宗教協會」的首領。這期間，珂勒惠支曾經替他父親畫了幾幅肖像畫。

從一幀珂勒惠支早年的照相，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她的定型了的性格——一個有着一對智慧的眼睛和一張富有感情的嘴巴的，沉着而嚴肅的孩子。

她的哥哥剛烈特(Konrad)，曾經介紹她研讀哥德的文學作品和菲力格勒斯的革命詩歌。但她最急切要學的，還是藝術。那時，她雖然是個小孩子，但她將來必然從事藝術事業，她父親却已替她看了出來。

這期間，她得到一本英國大畫家何甲斯(Hogarth)的版畫集，這版畫集對她以後決心從事版畫事業有着很大的影響。

十三歲時，她正式跟畫師摩爾(Rudolph Mauer)學習素描，以後這位畫師又教她銅刻與石刻的技術。摩爾是複製版畫家，孟得爾的高足。後來在一間美術學校試學一年後，她就決心從事美術事業。到一八八五年，她十八歲了，她跟在大學攻讀文學與政治經濟學的哥哥去柏林。在那裡她哥哥第一個帶她去的地方是「三月革命」犧牲者的墳場。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事跡不但被從她祖父以下的家人所時常講述；而且也為柏林工人所時常說到。她以這為題材畫了兩幅石版畫。這時她時常獨自去三月革命墳場。

這之後，她又跟伯因(Karl Stauffer Bern)學畫，在畫師那裏，她首次發見了卡林格爾(max Klinger)的版畫集，他的自然主義的富有戲劇風味的以人民生活為題材的連續版畫，如手套，戲劇等畫集都是她醉心研究的對象。



95776

後來，她對德國首都柏林的生活發生厭倦，她感覺到柏林的藝術生活遠不如慕尼黑的活躍與刺激，因此，當她回家裡住了兩年之後，是一八八八年，她去慕尼黑居住。這期間她除了在「哈台列克藝術學院」學畫外，對文學與戲劇也發生濃厚的興趣，如左拉，易卜生等的作品她都看，特別是嘉保(Arne Garborg)的男人世界一書，她讀後受了深深的感動。這時期她很留心有關社會民主與婦女運動的事情。

一八九一年，她與哥哥童年好友凱綏·珂勒惠支醫生結婚，婚後住在柏林衛生保格街二十五號，那間屋她一直住了很長時間，她丈夫做的醫務工作，德文叫做(Kassenarzt)是由居民把每星期剩餘的錢來投資而組織成的，有醫務處與小藥房，那是一種近於醫藥保險性質的組織，這種醫藥組織在德國特別發達。不用說，一個醫生肯在工人區做社會醫藥工作是沒有存着個人發達的野心的。醫生珂勒惠支鼓勵她妻子共同獻身為社會服務，一八九二年她的第一個兒子海因斯(Hans)出世，這幾年，她多數作素描與油畫，而且對銅刻愈益感覺興趣，不用顏色，單是用線條，是她認為表現那時德國生活最輕便的方法。由一八九〇年起，她對銅刻愈益用功，逐漸的達到技巧的高峰。她最初的習作大部份以自己做模特，像林布蘭(Rembrandt)那樣，在她一八九三年作的掉子前的自畫像(Self-Portrait at the table)，就可以看出她是很注意去觀察她自己，並且研究怎樣去處理輪廓與肌肉，光與影，總之，致力於寫實主義。其他如人體習作也寫了不少，一八九二年所作的美麗的小幅銅刻 Greeting 與 Tavern interior 她第一次拿來參加公開展覽。

到了有相當表現能力後，她開始選擇社會事件中值得表現的題材，在她的作品所表現的戲劇化的構圖以及人物姿態及面部表情，是極其動人的。我們很難在她畫集裡找到一張沒有感情的畫面。有許多人熱心去描寫窮人的生活，但多不能使人感動，這主要的由於作者沒有真真正正與窮苦人民生活在一起，而以旁觀的態度去描寫的緣故吧。

在初期，她喜歡利用戲曲作品來作創作的跳板，她以此來幫助構思，和找取題材，這與林布蘭(Rembrandt)利用聖經來創作自己的作品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她的第一套有力的作品是一八九三年秋根據大戲曲家霍普德曼(Gerhart Hauptman)的戲曲而寫的織工的反抗(Revolt of the wearars)。那是一八四〇年士列士安(Sile Sian)織工們的大暴動為題材的，這次革命是橫掃歐洲的工業革命的一部份，一種工廠與家庭，機器與手工業之間的鬥爭，她的創作主要的是根據霍普德曼的劇本，同時也還參考歷史資料。這套畫由一八九四年開始製作到一八九八年才正式完成，其間經過了多次的練習及更換了多次的銅刻製作，作品不够滿意的她要重新做過，直到滿意為止。結果完成了六幅，第一幅：貧窮；第二幅：死亡；第三幅：商議；第四幅：織工的行列；第五幅：突擊(描寫憤怒的工人攻擊廠主的住宅)；第六幅：收場(描寫在織工家裡見到的被士兵用來福槍打死的工人屍體)。這是表現階級覺醒的藝術巨構，因為他是歷史上第一次以繪畫形式表現了工人階級為生存而作長期鬥爭的史實。一八九六年，織工的反抗展覽於大柏林藝術展覽會，這使她聞名於整個藝術世界。而且得到一面金質榮譽獎牌，但後被德皇所取消。後來柏林印刷公司買了一套織工，替她秘密出版，德皇反對有階級鬥爭內容的作品，叫表現這種內容的藝術

家做「貧民窟的藝術家」。可是優秀的藝術品是抹殺不了的，一八九九年，織工的反抗在 Dresden 再度展出，除得金質榮譽獎牌外，一九〇〇年在倫敦也得到獎品。

在製作織工期中，她還產生許多素描及獨幅版畫作品。她旺盛的創作力並不因先後生了兩個兒子——長子Hans生於一八九二年九月，次子Peter生於一八九六年二月——而衰退。

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八年，她製作第二套連續銅刻：農民戰爭，共七幅——第一幅：耕夫，表現農人耕作的艱辛；第二幅：凌辱，這幅畫作風精緻，與其他作品不同。第三幅：磨鋸刀，表現農婦堅忍的精神，這是一幅心理表現的傑作；第四幅：圓洞門裡的武裝，表現羣衆鬥爭的力量；第五幅：反抗，描寫一個英勇的婦女領導職民暴動。第六幅戰場，表現一個母親在戰場屍堆中找尋死去的兒子；第七幅：俘虜；表現一群被俘的羣衆，氣勢極其悲壯磅礴。

織工的反抗與農民戰爭，表示着作者對工農階級的熱愛，是造型藝術的奇花，是階級鬥爭的偉大詩章。

在製作農民戰爭期間，她還產生許多素描與石版畫。優秀的作品有：圍着藍色襟巾的女工；格來視；斷頭台邊的舞蹈（取材迭斯的變城記）；母親與死去的兒子等。

一九〇六年她為女工製造品展覽會設計了一張標貼畫，畫面畫着一個面露青筋缺乏營養的疲乏的女工，德皇手下的人看不過眼，除非去掉那張標貼，不然展覽會就不准開幕。

一九〇八年農民戰爭由史蹟藝術會監督下出版，珂勒惠支獲榮譽的 Villa Romana 獎，附帶的權利，她還得去意大利遊學一年。意大利有濃厚的古典藝術的傳說，但這對珂勒惠支好像沒有什麼影響。

一九一〇年，她由意大利回來，這一年她產生許多優秀的作品，如：越過(Run Over)戴耳環的婦人，孕婦，婦人在生與死之間等。

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九的九年期間，珂勒惠支創作力極度低落，主要是由於健康不良與戰爭的影響，一九一八年她曾經寫過五篇文章，討論銅刻問題，但不甚精彩。大約是一九一〇年，她開始做雕塑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她打擊很大，她的年僅十八歲的兒子於一九一四年十月戰死弗蘭克倫戰線。她會作雕塑以紀念戰死義勇軍，可惜沒有完成。她作過許多雕塑，但保留下來的却很少。以她與自己丈夫為形象而製作的悲痛的父與母，是她最重要的雕塑作品。在一九一四年她石刻作品上都可看到她對戰爭的憎恨。

一九二七年，是她六十歲的生日，受到各方面熱烈的祝賀，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說：「凱安·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現代德國的最大的詩歌，它反映出窮人與平民的困苦與悲痛，還有丈夫氣概的婦人，用了陰鬱與纖細的同情，把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裏了。這是做了犧牲的人民的沉默的聲音。」戲曲家霍普德曼給她的信寫道：「你的無聲的線條，侵入心髓，如一種慘苦的叫聲：希臘和羅馬時代都沒有聽過的叫聲。」

一九一八年，德意志共和國成立。

一九一九年，她被選入柏林藝術院，而且給她教授的頭銜，這榮典使她享有終身年金的權利，她是第一位德國婦女被選入柏林藝術院的。

沉寂了一個長時期後，她需要一個新的發展與新的傾向，約莫是一九一九這年，她的創作力再度升高，作風也有轉變，過去過份寫實與瑣碎的筆觸變得簡約而粗壯了。這是藝術家事業的合乎邏輯的發展，陀米埃(Daumier) 也有過同樣的轉變。一個藝術家到了能够把握精密與細微後，他必然會想到那些應當保留那些應當去掉的問題了。到了對外形表現有把握後，他就會注意到內在的真實了。

一九二二年，她把七幅反映戰後德國悲慘生活的木刻彙為一集，名曰：「戰爭」。她的木刻作品約有三十幅，製作時間多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六年之間。作風粗壯有力，表現戰後德國人民痛苦的生活及其鬥爭。據說她的木刻是受了巴勒克(Barlach) 的影響，但我們很難在她作品上找出相同的地方。據說，她工作很認真，每一幅作品她都花了許多時間去做準備工作的。她曾經寫道：「我起初以銅刻的方式，去製作戰爭，結果不能使我滿意，我保留其中兩幅（寡婦與母親們），其餘的都毀掉不要，我也以石版畫的方式去製作這題材，最後我還是以木刻製成牠，而且感覺最為滿意。」

這套畫的頭兩幅是：供獻與義勇軍，表現自我犧牲的精神。再下三幅是：父母，寡婦（一），寡婦（二），表現悲慘痛苦的情緒；第六幅是：母親們，表現婦女們對戰爭的餘悸；第七幅是：人民，表現母親們為貧窮疾病所煩惱，但仍愛護其子女。

瑪利與依利沙伯，是取材於聖經故事的……。

這之後，她又作了許多石版畫，表現着母愛的居多，其中如「探訪兒童病院」，畫面表現着母親以一杯飲料，給病中的小孩喝，父親坐在旁邊留神的等待着，這幅畫雖然並不複雜，但父母愛子的心，却已表露無遺。

有人說，珂勒惠支的畫多沉痛而悲慘，這也是事實，但她這個時期也畫了幾幅快樂的畫面，她所表現的快樂，也是誠摯的，人性的，如一九一六年作的素描 Women kissing boy in Lap. Boy with Arms round Mothers Neck 與 Parents & Baby 表現着女人談論着生活中快樂與痛苦的如「閒談」(Women chatting)。At the Childrens Doctor 是一幅速寫練習，大約是在她丈夫的候診室寫的，準備拿來畫一張招貼畫 (Poster) 要求婦人們獻出多餘的奶給醫院病童用。

有兩畫是表現聽的：一張是犯人聽音樂，另一張是靜聽音樂的孩子們。後者是為莫斯科慶祝蘇聯建國十周年紀念而作的。那時珂勒惠支與每個藝術家作家應蘇聯邀請去蘇聯旅行。除「靜聽音樂的孩子們」外，她還為救濟蘇聯畫了兩幅表現愛護蘇聯的作品：一張是在一九二一年寫的招貼畫，另外一張是大幅的石版畫，名為「Propeller Song」，她會為此畫寫道：「這是一九三二年應蘇聯藝術家的邀請而寫的，為着表明我對於蘇聯及對帝國主義的態度，我在這幅石版畫上題了：「我們保衛蘇聯」。此外她也為羅曼羅蘭等作家作過揮圖，但不及獨幅版畫的精彩。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及其納粹黨當權，迫害着藝壇上所有的進步人士，珂勒惠支也被驅出柏林藝術院，雖幸未坐牢；但精神與生活都受大大的打擊。納粹嚴禁畫商與出版社買賣或印刷被禁畫家

的作品，想用這種卑劣手段來窒息進步的藝術家，但買賣與出版仍暗中進行，有些作品且被運出國外去。珂勒惠支不是猶太人，納粹黨祇能說她與共產黨或社會民主黨有關係，最低限度是一個同情者。

大約是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間，藝術家伊利·剛(Erich Cohn) 獻議要盡力幫助珂勒惠支離開德國，爲了家庭的拖累，她祇能婉辭，仍然含辛茹苦地留居德國。

一九三四與一九三五兩年，她製作她的最後一套畫。死的觀念長久地佔住她的心，由一九〇三年起，她作了不下十五幅以死爲題材的畫幅，這套以死爲總题目的石版畫是充滿着灰色的氣氛，她所寫不是屬於現實世界的，而是一種想像的與神秘的東西了，不理構圖的完整，也不理畫幅的連續性，祇見粗獷而奔放的線條通過神秘的想像在紙上自由飛舞。

最後幾年，她還做了許多雕塑作品，以小型的居多，題材與繪畫差不多。

一九三五年後，她不再寫石版畫了，死的呼喚是她最後的一幅畫。據說她的丈夫是死於一九三六年間。最後三年，她住在摩里斯伯古堡(Morisberg Castle) 做了海因利希(Ernst Heinrich) 的上賓。這古堡在Dresden 之北，德國一位貴族後裔的別墅，裡邊藏着許多名貴藝術品與儀器，好像一座大圖書館，許多珂勒惠支晚年的作品是在這裡被找到，她在柏林的住了幾乎一生的老屋不幸被炸毀，許多素描與草圖習作與未發表的底稿以及版畫存底，都一并被毀掉！祇是一個公事包她帶在身邊，裡邊存有她自己最喜歡的素描以及與她家庭有關的作品。

珂勒惠支死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八歲，她的骨灰被火葬後帶回柏林。

珂勒惠支在中國並不陌生，自從魯迅先生把她的作品介紹給中國年青藝術家後，她的爲人民而創作的藝術觀以及她的深刻有力的表現方法，特別是對於木刻界，影響是很大的，可以說每一個搞新美術的人或多或少的都受了她的良好的影響，說珂勒惠支是中國新美術之母，也不過份吧。珂勒惠支作品在中國的介紹，據魯迅先生說，「現代」和「譯文」，首先刊過她的木刻各一輯。一九三一年前，上海曾經展覽過她的幾幅作品。一九三六年魯迅先生出版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三間書店)，這一年，香港新藝社也刊行過一本凱綏·珂勒惠支畫冊。這兩本書現在都不易見到，雖然閩中在報章美術畫刊或雜誌上還可以見到零星的關於她的介紹文章和作品，但多嫌不够。過去，中國人民所遭遇的悲慘的命運，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德國是有過無不及的，因此短小精悍的版畫藝術受到熱烈的歡迎與獲得長足的發展，現在，中國革命快要全部勝利了，富強幸福的新中國快要建立起來。像珂勒惠支作品裡所表現的悲痛的生活在中國也快要看不見了；但珂勒惠支的爲人民而藝術的創作精神和她的深廣的創作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珂勒惠支的創作，這份藝術世界寶貴的遺產，並不因時間而失去光彩。對她的研究，仍是今後美術界的一課題。因此，我們在黎明的前一刻，把他出版，不是沒有意義的吧。

謝子真，一九四九年，五月于香港人間畫會

目 錄

織工的行列.....	1
母親與死去的兒子.....	2
女工.....	3
磨鏢刀.....	4
反抗.....	5
懷抱裡.....	6
在生死之間掙扎的婦人.....	7
越過.....	8
婦女工業展覽會的標貼.....	9
母親們.....	10
父母.....	11
自畫像.....	12
自畫像.....	13
磨折.....	14
永遠不要再有戰爭.....	15
飢餓的德國兒童.....	16
麵包！麵包！.....	17
後死者（招貼）.....	18
囚徒聽音樂.....	19
探視兒童病院.....	20
貧民窟.....	21
供獻.....	22
義勇軍.....	23
孤兒寡婦.....	24

母親們.....	25
人民.....	26
瑪利與伊利沙伯.....	27
閒談.....	28
母愛.....	29
接近死亡.....	30
路邊垂斃者.....	31
死神奪去了她的兒子.....	32
與死為朋.....	33
抱着死去的女兒.....	34
死亡突降.....	35
死的呼聲.....	36
母與子.....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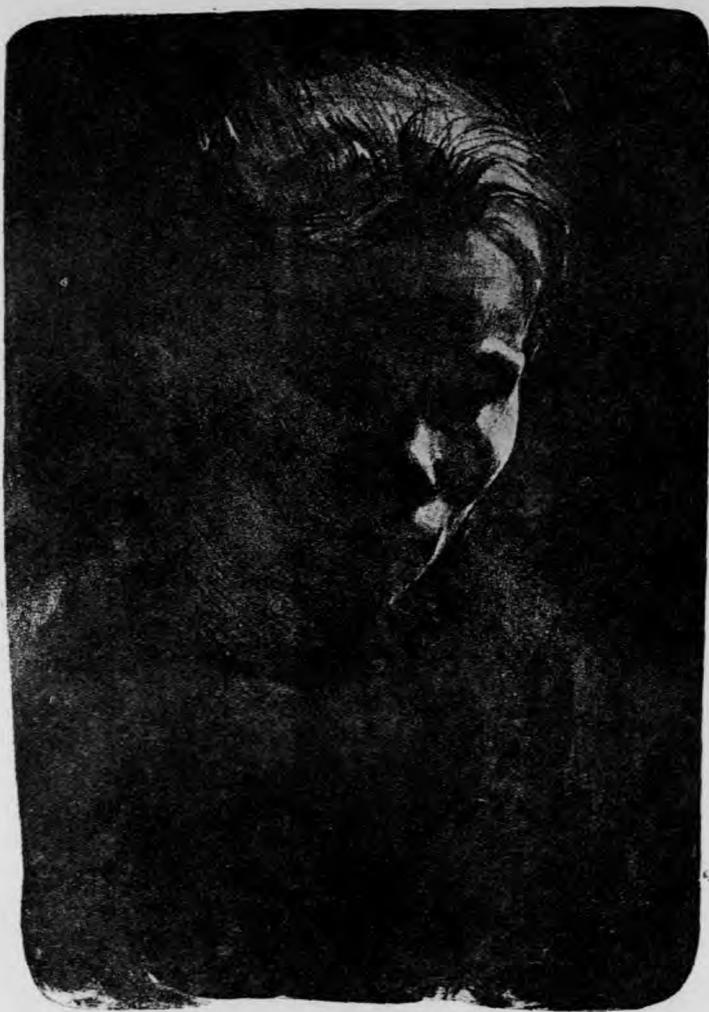
織工的行列

銅蝕 1897



母親與死去的兒子

銅蝕 1903



女工

彩色石畫版 1903



磨 鎌 刀

絹 絲 1905



反 抗

銅蝕水(綜合技術)



懷抱裡

素描 1916



在生死之間掙扎的婦人

銅 蝕 1910





Deutsche
Heimarbeit-Ausstellung
 in der Alten Akademie.
 Unter den Linden 38.
 Eintrittspreis 25 Pfg. **1906** Dauerkarte 1 Mk.
 Vom 17. Januar bis Ende Februar
 Täglich geöffnet von 10 Uhr Vormittag bis 9 Uhr Abends.

婦女工業展覽會的標貼

石版 1906



母親們

石版 1919



父 母

石 版 1919



自畫像

銅蝕 1910



自畫像

素描 1925





永遠不要再有戰爭

石版 1924



飢餓的德國兒童

石版 1924



Kollwitz

Brot!

麵包! 麵包!

石版 1924



換死者 (招貼)

石版 1923



囚徒聽音樂

石版 1925



探視兒童病院

石版 1926



貧民窟

石版 1926



供 献

木 刻 1923



義勇軍

木刻 1923



孤兒寡婦

木刻 1923



母親們

木刻 1923



人 民

木 刻 1923



瑪利與伊利沙伯

木刻 1933







接近死亡



路邊垂斃者

石版 1934-5



死神奪去了她的兒子

石版 1934—5



與死爲朋

石版 1934—5



抱着死去的女兒

石版 1934



死之突降

石版 19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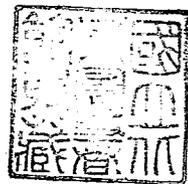
死的呼喚

石版 1935



母與子

素描 1932



勘 誤 表

頁	行	誤	正
文 2	14	掉	桌
文 2	15	郭	廓
文 4	22	三間書店	三間書屋
畫 5		銅 蝕 水	銅 蝕 (綜合技術四字刪去)
畫 19		2 9 2 5	1 9 2 5
封 面		1 9 3 2	1 9 3 5
封 面		發 行	刊 行

凱綏·珂勒惠支之畫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版 基本定價四元五角

出版者：人 間 畫 會

香港九龍城獅子石道17號三樓

總經售：生活·讀書·新知

香港聯合發行所

香港大道中54號二樓

印刷者：文 采 印 刷 公 司

香港灣仔高士打道107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